



——回到拉萨，回到西哥，回到咱们的村庄和老祖母。我赞同西哥，百分百赞同，举双手双脚赞同。我家在农村，出来闯北京的头一天还在放牛。我放的是小牛犊，我爹刚从邻村买回来的，断奶没几天。吃完草我牵着它回家，一个小母牛，还没扎鼻眼，突然它就跑起来，缰绳缠在我手脖子上，抱着我直往前跑。要在平常，我跑得肯定比它快，可是它突然启动，弄得我没回过神来，就被它拖倒了，摔在路上，缰绳脱手之前被拖了好几米。你们看，我胳膊上的疤掉了，痕迹还在，这么长的口子。我趴在到处是车辙和牛蹄印的土路上大骂，牛日的你发什么疯！它还是跑，跑了五分钟，停下了。那地方有一头老水牛。我赶到时，它正往后退，眼泪汪汪地嗷嗷叫。它把那老水牛当成它妈了，跑到跟前发现看错了，很难受。看得我也很难受。现在我经常想过去的事，想那个小牛犊，想着想着我就继续很难受。但不由人，不想都不行。

一席话竟让舒莞屏额头生汗。

第二天午后老山姆告诉他：河东猗猗胆刘通将军已差人来接公子。舒莞屏颇为惊异。老山姆说：“公子尽管有人拱护，那边还是不放心的。”他原以为只来了两三个引路人，哪想到是五位扮成商旅的青壮。他们个个沉默寡言、身手利落，对舒莞屏行过躬身礼，即刻催人上路。一行由骡车和厢轿组成，还有单骑。随行物品不少，主要是应手杀器。行前老山姆在舒莞屏耳边说：“且不可激怒将军，那是个笑面虎，杀人不眨眼。”他拱手谢过。“公子事成归来，第一站还是这里。我设大宴迎候公子，还有那个闯下天祸的小革命党人。”

渡河自然顺利。第一个歇脚地仍是河东客栈。舒莞屏当夜忍不住与憨儿步出，看当年的历险之地。茂竹在风中摇动，掩映的水波一如昨日：一只小船正在泊靠，一些黑衣人往上搬东西。与过去不同的是，而今没人跟踪。憨儿看向四周，小声叹气：“这儿不像个干净地方。”

凌晨四点，一支散漫的“商队”出发了。天亮了，阳光给南部山峦勾勒出金边。“大人，翻过那座山就到了。”憨儿说。舒莞屏歪头追踪一只掠过的晨鸟，看着它的身影落在空中。他的目光循山脊北移，辨析时下方位，认为如果没有弄错的话，连绵的山影正在蓬莱南部，而猗猗胆刘通将军驻扎在艾山与昆崙之间的丘陵。这里距目的地尚有一天一夜的路程，中间要穿越新军和青州旗营的山地、悍匪出没的大小村落。原以为要进入烟台城区，由那里转向东南，虽然绕了一些，却会平顺很多。时下走的当是一条奇险之路，要直接插入那片谷地。

一天苦苦跋涉，两次短暂歇

息：一次由山寨游勇接应，安置他们在悬石窟中享用米酒。这些打家劫舍的家伙一直护送他们下山，走了二十余里。接下去的一条碎石小道又陡又窄，时有翻车的危险。憨儿一边守护大人，一边察看路边。车轮腾跳，三个武士骂着粗话，车夫充耳不闻。月亮升起，四周山石树木变得清晰。这是山岭的一个垭口，车子驶向下坡。

下面的行程一直循着干涸的谷地，走过一些零散的石屋。憨儿探向车外，看了一会儿说：“大人，我看到骑马的兵士了。”车子几次慢得几乎要停下来，然后再次急速向前。河谷拐弯处，月亮清辉映衬黑黢黢的山廓。随着接近山麓，出现了一片密集的石屋，一直绵延到山的南坡。更多骑兵出现，靠近车队，打一声口哨散去。车子驶向深巷，咯噔咯噔着。几个兵士举着火把跑来，弯腰看看，又飞快跑开。

车子停在一个青苍的院落。一路随行的冷脸男子向舒莞屏拱手：“大人一路辛苦，我们到了。”他和憨儿下车，两个男子过来搀扶。“啊呀大人，在下一直苦等。”一个穿了军服的络腮胡子快步上前。一旁有人说：“这是将军副官，前来迎接大人。”舒莞屏与之寒暄，看院落四周。“这就是大营驻地了。”副官笑脸应答。原来这是周边最大的镇子，一年前主营迁移

过来。副官前边引路。手持器械的兵士昂首挺胸，目不斜视。“大人实在辛苦，好生歇歇，将军天明即来拜见。”副官说着，在一个四合院的石阶下停住。舒莞屏揖别：“请禀报将军，如蒙允可，我明天上午九时拜见将军。”

#### 四

舒莞屏浑身酸疼，比太阳醒来还早。他唤起憨儿，发现对方蒙眬的双眼满是血丝。三个武士还在酣睡。院落远近没有喧嚣。副官在门外等候，陪他们早餐：“这里不比府上，还请大人将就些。”舒莞屏屏入一间古香古色的小屋，硬木桌椅，八仙桌上摆放了十多样小菜、粥食和糕点。舒莞屏问起东部战事，副官坦言：“本是休养生息厉兵秣马之时，想不到突生变数。幸亏将军神勇，这才免除一场大灾。”副官击打掌心，痛心不已。

那位革命党人时下情形令舒莞屏牵心。他担心刑责太甚，丧失良机。耳畔再次响起冷霖渡的话，还有小棉玉的深嘱。说到革命党人，副官说幸亏府上牒令及时，不然行刑的日子早就过了。“真要凌迟？”憨儿忍不住问。副官拍一下桌子：“有甚犹疑？断然不饶！天王老子都搭不上手，除非万玉大公亲口赦免。”说到大公的名字，副官

但关上门，别人看不见她，而一旦天送出了事，她打开门就可以往家跑。这个时候天送只能一个人在家，四岁零两个月的孩子，一个人爬上床，拉上被子，灭掉灯，闭眼睡觉。福小上小夜班，傍晚六点到午夜十二点，这期间只能偶尔回去一趟，看一眼天送就往回跑。五分钟前，她正做数独，天送打来电话，说：“妈妈，我想跟你说完最后一句话就睡。”

“不是已经跟妈妈说过了吗？”

“那是倒数第二句，现在才是倒数第一句。”

“那你说吧。”

“妈妈，我想跟你说，你要在电梯里害怕了，就给我打电话。”福小当时眼泪就往下掉，挂了电话在电梯里想天送。这孩子养得值——值不值都得养。第一次在初平阳拍到的照片中看见小家伙时，她觉得他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初平阳刚考上博士，跟着导师和同学做一个社会福利方面的课题，把北京周围的养老院和孤儿院转着圈子考察了一遍，最远的已经考察到了河北地界，收集了不少文字和音像资料。杨杰婚后一直没孩子，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收养一个，初平阳就把他在孤儿院带回来的信息发给他看，照片里有天送。那时候天送叫蓝石头，负责他们几个男孩的阿姨姓蓝，蓝阿姨喜欢他，希望这孩子能像石头一样健康、坚强、有棱有角。在杨杰召集的一次聚会中，初平阳把这些照片带到春路上的无名居，在这家淮扬菜馆里，杨杰夫妇希望初平阳、易长安和秦福小能给他们出出主意：领养还是领养；若领养，领养什么样的孩子。

(未完待续)

## 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93)



息：一次由山寨游勇接应，安置他们在悬石窟中享用米酒。这些打家劫舍的家伙一直护送他们下山，走了二十余里。接下去的一条碎石小道又陡又窄，时有翻车的危险。憨儿一边守护大人，一边察看路边。车轮腾跳，三个武士骂着粗话，车夫充耳不闻。月亮升起，四周山石树木变得清晰。这是山岭的一个垭口，车子驶向下坡。

下面的行程一直循着干涸的谷地，走过一些零散的石屋。憨儿探向车外，看了一会儿说：“大人，我看到骑马的兵士了。”车子几次慢得几乎要停下来，然后再次急速向前。河谷拐弯处，月亮清辉映衬黑黢黢的山廓。随着接近山麓，出现了一片密集的石屋，一直绵延到山的南坡。更多骑兵出现，靠近车队，打一声口哨散去。车子驶向深巷，咯噔咯噔着。几个兵士举着火把跑来，弯腰看看，又飞快跑开。

车子停在一个青苍的院落。一路随行的冷脸男子向舒莞屏拱手：“大人一路辛苦，我们到了。”他和憨儿下车，两个男子过来搀扶。“啊呀大人，在下一直苦等。”一个穿了军服的络腮胡子快步上前。一旁有人说：“这是将军副官，前来迎接大人。”舒莞屏与之寒暄，看院落四周。“这就是大营驻地了。”副官笑脸应答。原来这是周边最大的镇子，一年前主营迁移

过来。副官前边引路。手持器械的兵士昂首挺胸，目不斜视。“大人实在辛苦，好生歇歇，将军天明即来拜见。”副官说着，在一个四合院的石阶下停住。舒莞屏揖别：“请禀报将军，如蒙允可，我明天上午九时拜见将军。”

#### 四

舒莞屏浑身酸疼，比太阳醒来还早。他唤起憨儿，发现对方蒙眬的双眼满是血丝。三个武士还在酣睡。院落远近没有喧嚣。副官在门外等候，陪他们早餐：“这里不比府上，还请大人将就些。”舒莞屏屏入一间古香古色的小屋，硬木桌椅，八仙桌上摆放了十多样小菜、粥食和糕点。舒莞屏问起东部战事，副官坦言：“本是休养生息厉兵秣马之时，想不到突生变数。幸亏将军神勇，这才免除一场大灾。”副官击打掌心，痛心不已。

那位革命党人时下情形令舒莞屏牵心。他担心刑责太甚，丧失良机。耳畔再次响起冷霖渡的话，还有小棉玉的深嘱。说到革命党人，副官说幸亏府上牒令及时，不然行刑的日子早就过了。“真要凌迟？”憨儿忍不住问。副官拍一下桌子：“有甚犹疑？断然不饶！天王老子都搭不上手，除非万玉大公亲口赦免。”说到大公的名字，副官

双手拱拳向上晃动一下。舒莞屏想的是那人被残忍缝合的嘴巴，垂下眼睛。副官像是猜中了对方心思，说：“放心吧大人，麻线拆掉几天了，嘴巴肿胀，不过总能说话的。这张铁嘴还流着血呢，利牙齿钢还饶不了人！妈的！”

上午九时拜见猗猗胆刘通将军。在一溜五间瓦舍厅堂中，太师椅上端坐一位黑色隐纹锦衣的中年男子，一手把玩玉球，一手抚按盖碗，目不旁视。他轻呼一声“舒大人”，拱手，身体并未离开座椅。舒莞屏施礼，说一句“拜见将军”，一眼看到这张虚浮浑圆的脸上，左眉有一处刀痕。将军说了几句套话，并无温暖之色。待客人落座，他做个手势，副官退下。

“总教习大人亲临鄙处，凡事也就省心。依大营规矩，乱世必得重典。大人知悉内情，此人受革命党上方指使，为南方总首特使门人，正可严惩警示，让他们在半岛早日收手为好。”将军左手的石球拍在桌上。舒莞屏点头：“症结即在于此。大公与国师牵念甚远，不免多有顾虑。诸事相互扯扯，难逞一时之快。总首特使曾经远行西渡，与大公会谈。在下也曾与特使小晤，而后又经国师引见过‘铁嘴’。大公有言，‘得一城易，得一人难’，如能使其回心转意，也算万全久之策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陈彦 (连载 47)

安北斗反倒冷静了下来：“那你到底还让不让我说话？”

“说，把你那些自以为是、桀骜不驯的话都讲完。”

“因为我是一个天文爱好者，我在全国有不少这方面的朋友。他们那里已经为点亮工程付出了代价，到处都整得残破不堪，我们不能重蹈覆辙。”

南归雁一笑说：“说来我们去，还是你那个人爱好好么。你的个人爱好能跟北斗镇七八万人口的经济利益相提并论吗？”

“我可以不在你北斗镇观测天象。可要把北斗镇七座山全部点亮，会让山上的动物日夜不安；植物也受到光污染，彻底改变光合作用的规律，兴许植被会遭到无法想象的破坏。南归雁，我的南书记，你想搞的旅游拉动，还未必能拉起来。你想想，谁会跑到这里看一晚上满山点亮的灯泡？就是再美丽，它有天上的星星美？有银河系美吗？五分钟，不，十分钟、十五分钟，一群电灯泡是不是就看得够够的了，你能发展起什么经济来？”

“农家乐、民宿，再带动土特产、养殖业发展……”

“让城里人看完电灯泡，住一晚上，再左手一只鸡、右手一只鸭，后边拉一头土猪回去？驴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安北斗，成心跟我抬杠是不？你还骂人？谁是驴？”

“别嫌我说话难听，结果八九不离十，等着瞧吧！”

“太自作聪明，太自私自利了！就为自己那点兴趣爱好，置七八万人口的发展前景于不顾，你活该得不到赏识提拔。”

“南归雁，我也没想让你提拔。副股级干到死，我认了！只是你别拿北斗镇的七座山做试验，死路一条，你信不？”

“截至目前，从专家到镇上干部，再到人大，没有不看好这个项目的。”

“你大概也听过一句话，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。”

“你那叫螳臂当车，不自量力！”

“我知道我干不过你，但我有保留意见的权利。我还回北斗村蹲守温存罐去。现在看，干那个比你满山乱安电灯泡有意义。”说完，他摔门出了会议室。也就是同学，他才敢这么任性、直率、碰硬。

只南归雁在会议室里拍桌子喊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呀！”

他站在院子里，仰望了一下星空，远处依然有隐隐约约的闪电，但深空已然是繁星满天了。一些星团，甚至今夜故意给他展示那密云般的拥挤布局与亮度，美得像画。可谁又能画出这样开阔、丰富而又深邃的天幕呢？

他突然想流泪。

#### 27 清明

安北斗又回村里守温如风去了。

他脑子始终绷着那根“一月后”的弦，眼看十几天过去了，何首魁那边案情没推进；“点亮工程”抓得更紧锣密鼓；南归雁还老让人捎话给他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温如风留在村里，绝不允许放出去影响北斗镇经济建设。

他最近也越来越朝温家跑得勤了。花如屏倒是对他蛮客气，老温却一副与他做了对头的样子，水都不给喝一口，就好像是他偷的，蛋也是他打的一样。他还故意说：“哎，存罐，我是把你咋了，上门连口水都讨不到嘴？”

“我再提醒一次，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温如风。小名只有父母才配叫！”

“好好好，温润如风，那是君子的风范哪，总不至于伸手专打上门客吧？”

“你是政府，我是人民群众，我还敢打政府，不想活了吧。”

“那人民群众也不能不给政府水喝么。”

“政府还缺水？想喝哪儿喝哪儿。只要喝，一条河都有，随便喝去。几条沟的水，不都让你们喝干了？一会儿修大寨田，一会儿拦水库，人定胜天么！”这家伙的确有些难对付。

尤其是最近，开始折腾勺把山的“点亮”了。只见孙铁锤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，发动叫驴、狗剩、羊蛋、骆驼、磨凳一干闲人，整天骑着摩托，插着彩旗，到处喊叫要成立什么北斗村旅游有限责任公司。连这几个货自己都没搞明白，到底啥叫有限责任公司，还是有限公司，反正就是让大家都要踊跃交钱入股。还说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旅游带动起来后，凡没入股的，别说开店办农家乐，连葱都不准卖一根。温如风就鼻子一哼哼说：“都入么，但凡孙铁锤煽惑的事，小心进去转一匝，出来连尻门子都给你缝上了。”

(未完待续)